

黃

炎

炎黄

杨书案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炎 黄

杨书案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950×1168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2 字数 200,000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册

ISBN 7-5321-1000-1/I·707 定价：6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中华民族在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也经历了深重的劫难，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从何处来？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鲜明的人物，鲜活的生活场景，深沉的思索，向您生动地展示了炎帝、黄帝是中华民族、也是中华文化的始祖。

小说从炎、黄两个部族草创农耕，筚路蓝缕，开辟中原写起；写了炎、黄部族联合，与南方九黎部族领袖蚩尤大战；蚩尤被灭后，炎帝族与黄帝族争夺中原的战斗；炎帝族战败，退走江南，开辟江南。从八卦记事符号到象形记事符号，总其成的仓颉；群婚到对偶婚；以物易物到日中为市；穴居到构木为巢到合宫；茹毛饮血到取火熟食；尝百草到医药；树叶、兽皮到衣冠……林林总总，丰富多彩，引人入胜，回味无穷。

今天炎黄子孙遍布全球，世界激烈动荡，世事瞬息万变，每个炎黄子孙都在思索，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向何处去？本书将给您启示，助您思索。

烧坡的烈火毕毕剥剥，烟焰冲天。几只受惊的黄鹂鸟扑楞飞起，一低一昂，羽毛在春天的阳光下熠熠闪光，叫声仓皇。

男人们在烧坡，准备种地。他们用粗喉大嗓啸叫，或者说唱歌：

猜大帝令
其智如神
分华实令
济我生民
猜大帝令
其巧如天
均四时令
成我丰年

这方法叫烈山而耕，发明这方法的人大家叫他“烈山氏”。那年，他和部族的人在山上放牧，发现牛羊吃的是一片肥美的野谷。放牧的人也饿了，见了这片野谷，欢呼一声，一拥而上，捋了穗上的谷子就往嘴里大把大把地填。他吃了几把野谷，嘴角还留着绿色的浆汁，忽然不吃了，在一旁发呆。往常采集野谷，一

片坡也难得找到几兜，采点谷子很不容易，这地方野谷怎么这样多呢？渐渐记起，去年有一天他揣一些谷子上山放牧，从这里走过，不经意一路走谷子一路撒，等他饿了想吃，怀里已经空了。这片谷子莫不是去年撒的那些谷子生出来的？他悄悄将些谷子揣在怀里带回去，找片空地撒下，来年果然得到了收获。这方法推广去，部族里开始有目的种植。种植的土地越来越宽，平地渐渐占满，狩猎时候烧过的山坡地，再没有树木荆棘碍事，何不用来种植？试着在烧过的山坡地上播种，想不到过了火的土地，谷子长得更好，收获更加丰盛。于是，烈山火耕的方法，为更多部族模仿。有人说他是神，又叫他神农，有人说他是上帝下凡，又叫他帝。各个部落都拥戴他，他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长。

男人们烧坡种地，女人们便挽着筐上山采野果野菜。

几十上百个女子成群结队。人少进山，人怕野兽，人多进山，野兽也怕人，安全得多。许多人一起走路劳作，说说笑笑，也热闹得多。

天气暖和起来，兽皮已经穿不住了，女子们身上换了像网子一般稀疏的麻布，衣着五花八门。多数人只在腰间围一块麻布，如同裙子，护住下体。上身则裸露着，身上有薄薄的茸毛，乳沟处体毛更浓更黑。有的双乳耷拉，像吊着两个布袋；有的双乳紧实，如耸起两座小峰。走起路来，那奶子或左右摆动，或上下颤悠。她们身上没有别的饰物，这是上天赐给她们的最好饰物。也有一些人在胸前围一块稀疏的麻布，护住两个奶子。有一个女子穿得整齐些，腰际围着裙子，上衣有袖有襟，那麻布也比一般女子的细密，除非近身细瞅，是看不见衣裙底下身子的隐秘部分的。大家叫她嫫祖。

嫫祖，你身上的衣裳真好，怎么做的？你们觉得好，想学着做，我教你们。这不是把奶子全遮住了？上衣掩住了最能体现女

性美的部位，有人觉得遗憾。把奶子盖住点有好处，走路做事免得左右甩动不方便，上树摘果免得挂破受伤。再说，你心里不乐意的时候，也免得那些馋男人老盯着你的奶头流涎，上前来伸手就抓就摸。女子们嘻嘻笑起来，这么说，衣服还真有好处，回去一定跟你学着做。

嫫祖，我们还去昨天那地方采野果吗？昨天那地方野果不多了，今天换个地方。嫫祖……她显然是这群女子中最受尊重最有权威的人。

近处的野果渐渐采完，今天她们走得远一点。林子很密，她们爬上树去，一面摘了果子吃，一面摘了果子往腰际挂着的篮子里丢。这是一种黑红色的浆果，果实只有拇指大小，由许多黑红黑红的小水泡簇攒成。

嫫祖抓到一团软绵绵的东西，手感有些异样，忙不迭往篮子里丢。回头再看篮子，在黑红的果实间，果然有一条又肥又大、长长白白的虫子在蠕动。手上并没有被蜇被咬的痛感，那虫子样子毫不凶恶，通体雪白柔顺，反倒惹人爱怜。莫非它真不伤人？她又抚摸了一下。它翘起头来温驯地偎依着她的指头。这虫子的确不伤人。她挪动手指，带起一缕细细的透明的白丝，随着手的举高，那丝越拉越长，韧韧的不脆不断。奇怪，这丝竟是小白虫嘴里吐出来的。她抬起头来，放眼望去，更吃惊了，林子里树叶间，满是这种白色的虫子，和它呕出来的丝。那呕出的丝一片片的，像白云，真是一种平生没有见过的奇观。

头顶的树枝上就挂着这么一片白色的云，她往上攀攀，伸手抓那片白云，竟很牢固，扯断几桠树枝，才把那片白云扯下来。在手里揉揉，手感十分柔软，用力抻抻扯扯，却抻扯不断。

树林子里，除了野兽，虫子便是她们重要的敌人。不少虫子蜇人、咬人，甚至致人死命。不伤人的虫子少，如此温驯可爱，又

能吐出洁白如云韧而结实的丝来的虫子，还是第一次遇见。蜘蛛也能吐丝，还能织网，她织身上的细麻布，还受它启发呢。但蜘蛛的模样并不逗人喜爱，大蜘蛛还会咬人，那丝却是脆的，全不中用，粘粘无力的苍蝇、蚊子、小飞蛾还可以，风稍大点也把它吹破了。

她望着眼前一片壮观的白色，不觉慨叹起来：

“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进入呕丝之林了！”

女子们贪吃津甜的浆果，嘴边糊满黑红的浆汁，眼睛里只有果子，没有顾及树叶上的白虫和白虫呕出的白丝。嫫祖这声吆喝，惊动了大家，大家都细致观察起来。

白虫子就吃这树叶，吃得可快呢。这丝又柔又韧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比我们身上穿的麻好多了。嫫祖，这叫什么虫子？嫫祖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嫫祖是从西陵氏族新嫁到这个氏族来的，原来在西陵氏族从没见过这种虫子，也没听说过这种虫子。我知道，另外一个女子说，我听妈妈说过这种虫子。这女子是另外一个部落嫁来的，有他们部落独特的传说。

这白虫子是古时候一个名叫蚕的女子变成的，就叫它为蚕。太古时候，一个部落酋长率队远征，家里只留下女儿蚕和一匹公马，公马由女儿亲自喂养。蚕在家里觉得寂寞，戏对公马说：你能为我接回父亲，我就嫁你。马听了这话，绝缰而去，径到酋长出征的地方。酋长见马意外惊喜，翻身骑上马背，马却望着来的方向，悲鸣不已。这马突然如此，家里莫非出了什么事情？便立即快马返回。

女儿再不寂寞，感激这通人情的畜生，厚加喂养。马却不肯吃食。每看见女儿出入，就喜怒跳跃，次次如此。父亲怪异，悄悄问女儿。女儿如实告诉。父亲说，不要说出去，人怎么能嫁给马？丑死了。你暂且在里屋躲着，不要出入，我自有办法处置。于

是，埋伏弓箭，射死马匹，剥下皮子晾晒在外。

家里无事，父亲重回征地。女子们在马皮旁边嬉戏，一个姑娘用脚踩着马皮说，你是畜生，还想娶人做妻子吗？招来杀身剥皮的后果，自讨苦吃！话没说完，马皮骤然跳起，卷起蚕姑娘离地飞走。女子们抢救不及，部落派人急告酋长。父亲从远征地返回，四处寻找，全无踪影。几天以后，在一棵大树的枝叶间，酋长发现了他那全身包裹着马皮的女儿。他正要上树解救，马皮慢慢合拢，变成一条蠕动的白虫，向酋长摇摆着它那马样的头。随后从嘴里吐出一根白丝，父亲抽动那白丝，越抽越长，尽抽不尽。父亲落泪了，这是女儿绵长的思念吧？酋长说，这是女儿丧身的树，以后这树就叫“丧”吧。年代一久，部落里的人把“丧树”叫成了“桑树”。

大家听迷了，也许蚕就是讲故事这女子原先所在部落酋长的女儿？

嫫祖听得眼眶都湿了，蚕这女子太可怜了，我们把它带回去喂养吧。它会吐丝，用这丝做衣服，会比麻更好的。

嫫祖这话，女子们都同意。嫫祖将爬在树上的蚕一条条捉了放进篮子里，同时采些桑叶做蚕的食物。女子们也学着嫫祖这样做。

但和美的气氛很快破坏了。狂风过处，扑鼻一阵难闻的腥膻，林莽骚动，窜出一群走兽飞禽。女子们不由自主摸了摸身后背的弓箭。她们并不惊慌，常进树林采野果，飞禽走兽，已经司空见惯。她们是群体，人多势众，带有弓箭，即或有几只猛兽，也不在话下。现在又高高爬在树上，更好对付地下的走兽。有的便张弓搭箭，打算射杀几只，抬回去美餐。

却远远传来喧嚣的人声，隐隐听得几条大喉咙似唱似喊：

吾人苦兮
水深深
网罟设兮
水不深
吾人苦兮
山幽幽
网罟设兮
山不幽

女子们倏地变了脸色。突然扑来的兽群没有使她们惊恐，这带着蛮荒气息的人声使她们惊恐了。这不是本部族的人，也不会是邻近亲善部族的人。本部族和邻近部族早以农耕为主，过定居生活了。他们唱的是丰年之歌，歌声要和悦得多。这一定是一支还以狩猎为生，到处流徙，猎获多撑死，猎不着饿死的野蛮部族。

这里已经礼物行聘，男娶女嫁，对偶婚配，那些野蛮部族还在群婚，并且野蛮抢掠别族妇女。

螺祖命令邻树女子，快，回去报信！这是部族女子中有名的飞毛腿，可以算是螺祖的传令和随侍。得到命令，她不顾一切纵身跳下树去，一棵拳头大小的栎树被她扑倒，咔嚓拦腰折断。她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划了两个血口子，也顾不得，撒腿就跑。脚底板茧子很厚，又有兽皮连缝的鞋子，不怕扎脚。

这么多人逃跑是来不及了，躲藏目标太大。螺祖当机立断：大家就呆在树上，准备弓箭！几个惊慌失措，正往树下出溜，打算逃跑的，听到命令，又重往树上爬，一直爬到树梢最高枝。似乎多爬高一寸，危险就会减少一分。越来越细的树杪渐渐承受不住她们的体重，摇晃欲折，才不得不停止攀爬。

嗷嗷啸叫着，全不顾荆棘藤葛灌木丛的撕扯阻挡，冲上一群剽悍的男子。散乱地蓬着长发，赤身露体，身上有粗重的体毛，用绳子连缀起树叶，围在腰际，但狩猎时在丛林中奔突追击，树叶大多零落破碎，已经遮不住下身隐秘部分。

树上的女子恐惧中夹着几分惊奇。她们所在的部族以及邻近部族的男子，腰际都围粗麻布，渐以露出下身隐秘部分为羞，这是从哪里流徙来的一个野蛮部族？

一个汉子追上一头受伤的野羊，扑上去拽住那只跛腿，猛力抡起，将羊头摔向一块尖利如刀的岩石，羊头从颈部齐崭崭割断，那血便喷涌而出。汉子张开大口对住羊颈喝饮，喝了个痛快，那血溅了他一脸一身，全然不计。追猎半天，饿急渴急，好不容易得到了猎物。

各人追猎自己的目标，多数人都有所获。喝血暂救饥渴之后，便在林中空地上聚集枯枝，准备举火。一个汉子从腰际一个用绳子结成的网子里拿出两块黑色石头，这是一种燧石。两块燧石用力碰撞，顿时迸出万点火花，火星乱射，落在堆积的枯叶上，终于燃起一朵美丽小花。渐有火苗蹿起，烧着粗大的枝桠，火烈起来，便将猎杀的带毛禽兽，放到着火的枝桠上烧烤。肉香弥漫开来，撩起食欲，早已饥肠辘辘的饿汉们等不得那肉完全烤熟，便一面烧烤一面撕扯着吃。

女子们在树上屏息着，尽量将身体隐蔽在树叶间不动弹。时间一久，免不了要换换蹲伏的姿势，伸伸发麻的手脚，弄得枝叶簌簌响起来。

“树上有人！”

正在烤吃猎物的汉子们一齐蹦起来，纷纷拿起身边的武器，以为陷入了某个怀着敌意的部族预设的埋伏中。

“好像是些女子。”

紧张、戒备的气氛缓和了。

“是群女子。”

晃荡高耸的乳峰，在春天暖洋洋的阳光下毫无掩饰，突现出她们女性的特征。也许这群汉子完全用不着眼睛，只凭他们闻到触到的一种气息，也能辨出树上隐蔽着的是一群异性。

“哈哈，是群女子！”

食，是他们第一位的本能，吃饱喝足，他们第二位的本能强烈起来，渴望得到异性。今天太运气了，刚刚追逐到一批猎物，又意外碰上另一批更加充满诱惑力的猎物，眼看这批猎物唾手可得。而通常情况下，这种猎物比飞禽走兽难捕百倍，往往因此引起两个部族一场恶战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长年累月孤寂艰难的山野生活，变得木讷呆板了的汉子，脸上生动起来，无光的眼睛灵动了。围腰的树叶经不起碰挂，大多破碎脱落，只剩下串连着的绳索，那已经遮掩不住的下体，面对树上这群诱惑的猎物，也蠢蠢欲动。

树上地下静默着、对峙着，似有敌意，又不全是敌意。

“哇哇哇！”

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山鸣谷应，打破静默，一条体毛格外浓重的汉子像一头发情癫狂的熊，嗷嗷叫着，手攀足蹬爬上树去，锐利坚硬的指甲抠破树皮，流出绿色的汁浆。往上几下出溜，围腰仅有的几片残叶，以及那根系在腰际的串连树叶的麻皮搓拧的绳子，一起荡然无存，汉子更像一头发情的熊。

汉子饥渴的眼睛盯住树上那即将到口的猎物，两只肥大的松鼠躲在树间，受惊一纵，都纵到她胸前，惊魂未定，兀自抖瑟着。他伸出长着尖利指甲的长臂，向上一扑，刚抓住那硕大酥软的松鼠……

“啊！”

一声惊叫，哗啦啦树木连枝带叶折断，女子坠下树去，砰然落地。待要挣起，汉子毫不迟疑对着女子跳下，将刚刚挣起的女子扑倒在地，嘶拉扯去她腰间那块遮羞的粗麻片，身子已经跨了上去。

“好，好！”

周围的汉子怪笑着，大声喝彩。

嫫祖在树上气得咬牙，她搭上箭，张满弓，瞄准那头发情作恶的熊……

“哇！”

那汉子突然从女子身上翻下，痛苦地在地上打滚，如受了致命的一击。

嫫祖纳罕，箭还没有射出，发情的熊怎么就致了命呢？这才发现，那人旁边站着一个满脸怒气的彪形大汉，手里提一柄长把石斧，那毙命的汉子是被石斧砍死的。可是，他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？

彪形大汉挥动石斧，大声说话：都听着！部落里女子少，这几年也一直没有抢婚的机会，你们当中很多人一辈子还没有亲近过女人，那种饥渴的心情我明白。但谁也不能破坏部族规矩，当着部族众人的面干男女的事，谁坏规矩，处死谁！天赐我们这群女子，这是部族的财富，我们要把她们都带回去。

说话的是这个野蛮部族的首领，站在身边的是他的女儿仓庚。这个部族把羽毛鲜丽、鸣声清脆的黄鹂鸟叫仓庚，他喜爱仓庚鸟，也把女儿叫仓庚。这个氏族一向只有女子知道自己的子女，因为子女是由她们十月怀胎生育下来的，男子知道自己子女的他是唯一的一个。今天他对那个当着部族众人的面干男女之事的汉子，惩处得特别严厉，一石斧置于死命，也因为女儿就站在他身旁。

仓庚走过去，拉那吓得软瘫在地下的女子：起来吧，不要害怕。叫你树上那些姐妹都下来，不要害怕，好好跟我们走，就不会伤害你们。

女子从地上爬起，突然转身逃跑。但她的努力是白费的，很快被几条汉子大步追上，擒住双臂。

氏族首领威严命令：把她捆起来！

慢！仓庚说，等她系上围腰再捆。仓庚从地上拾起那被汉子扯断带子的围腰递给女子，女子羞涩地接过，系好。仓庚下身有围腰，上身有围胸，但不是粗疏的麻布，只能算两张织得比较密的网。她是氏族中着装最整齐的人了。

首领向树上喊话：都下来呀，好好跟我们走，没事。我们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，打猎的好手，飞禽走兽有你们吃的。逃跑，白想！好好跟我们走，还是上树把你们抓下来捆了牵着走，由你们自己挑！

没有人回答，也没有人下树，却嗖嗖飞下几支冷箭。几个汉子应弦中箭，但都没有射中要害，他们咬牙拔下箭簇，顿时滴出血来，又气又恨，嗷嗷怪叫，对树上直挥拳头。

首领恼了，大叫：弟兄们，上去把她们一个个揪下来，绳子捆了，牵着走！

这些常年被性饥渴烧灼的汉子，得到这声命令，无异得到一阵甘霖，顿时力气百倍，踊跃着往树上攀爬。扭扯厮打，哭嚎欢叫，林子里乱成一团。一些汉子野性发了，布满红丝的眼珠暴出，整个身心都被树上的女子占住了，部族的规矩，首领刚才用石斧砍死违反规矩的汉子那血淋淋的场面，一股子丢到脑后。上得树来直扑女人，迫不及待就拉扯对方在树上干起男女的事来。有的撕咬反抗，事情不成，滑落树下，被汉子一根藤条捆个结实，有的事情成后，也被汉子拉下树去，绳索捆得松点。

嫫祖见这场面又羞又愤，痛不欲生，却又无力解救。这里离部族定居的村落不算太远，回去求援的女子怎么还没有把救兵搬来？一个面目狰狞、浑身是毛，几乎全身赤条条的汉子朝她所在的树上爬来了。距离太近，射箭已经来不及，嫫祖看看树下，树的左边是山坡，右边是一片悬崖。她双手紧紧抱住一椹粗大的树枝，作好迎战的准备，战而不胜就跳崖死了吧，反正不能落在他们手里，平白受蹂躏。

那毛茸茸、赤条条的汉子气喘吁吁地扑上来，想把这个娇小的女子像捉小松鼠似地抓到怀里，先把她玩个够，然后抱下树去，捆绑上路。小女子双手紧搂一椹粗枝，身子似乎由于畏惧而瑟缩虬曲着。汉子得意地狞笑：小女子，别害怕，不过和你玩玩，然后带你回去一块过日子。他正张开双手去抱女子，女子的身体突然像一张拽满的弓，猛力弹了过来，双脚使劲向男子怀里一踹。汉子想抱住那双踹来的脚，不料一个弱女子有这样大的力量，他竟然抱不住。脚踹在他胸上，心口受了猛力一击，只觉得眼冒金花，有一种窒息感，身不由己轻飘飘往下坠，直坠下右边悬崖，头撞在石壁上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

汉子猛抱嫫祖踹来的双腿，虽然没能抱住，往下坠时毕竟有股很大的拉扯力量。汉子牛劲一拽，嫫祖抱不住那树枝，也坠下树来。嫫祖事先有备，将那汉子往悬崖方向踹，自己的身体却吊在靠山坡方向的树枝上，便也落在山坡方向。但身子往下坠的刹那，一个后悔的念头忽地一闪，该把身子挂在悬崖上空的树枝上，坠下悬崖，死了干净……

一场混乱，树上采桑葚捉野蚕的女子全被捉了下来，除摔死树下的外，都反缚了双手，以防反抗和逃跑。汉子们得意地欢叫着，一人手里挥一根木条，大声叱喝：

“走啊！”

不肯走的连推带搡，喝叱声中夹杂着木条抽在身上的噼啪声，和挨打女子尖厉的哭叫声。夹杂了上百个捆绑哭叫着慢吞吞不肯挪步的女子，这支本来呼啸叱咤来去如风的队伍，像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，变得行动迟滞。首领最先敏感到危险，也许女子部族里的男子汉们会很快追来，他焦急命令：

“不快走的，给我使劲用鞭子抽！”

除了增加了女子的哭叫声外，鞭子抽打的效果并不大。

“嗷嗷嗷……”

像飓风刮来引起的林啸，又像千万人围猎赶山的喊叫声。

一直敏锐地监察着周围情况变化的首领，第一个变了脸色。那些木讷的汉子也意识到危险逼近，引起骚动。

女子中有人轻轻互语：他们来了！脸上露出希望的亮色，脚更不肯挪了。

“看，轩辕！”

女子们几乎欢叫起来。

“轩辕！”

“轩辕！”

首领紧捏住手里的长把石斧，铁青着脸，简短发令：

“散开，围一个大圈，把女子们圈住，不准他们夺回去！”

一杆上画一只黑熊的旗幡开路，一支手执各种武器的队伍呼啸着冲上来，很快散开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。动作迅速，阵势严整有序，表明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。都穿了护身皮甲，在融融春阳下奔跑追赶半天，一个个汗流浃背。

这是有熊国的队伍，立国定居这一带地方多熊，他们崇拜熊力大无穷，却不凶残，虎豹豺狼都怕发威的熊，但它不主动进攻人。他们在自己的旗幡上、屋舍上画上熊，膜拜熊，将熊作为氏族的标志，将自己的氏族国家称为有熊。“有”不过是个发语词，

没有实在意义,实在的意义是熊氏、熊国。有熊国现在的首领是那个被人呼为“轩辕”的男子。

轩辕走出阵前,身上熊皮护身甲,头上熊皮盔,那根熊尾在头顶摇曳,成了一件漂亮的头饰。盔甲上的熊毛黑亮有光,足见这是新剥熊皮新制盔甲。他背上一张弓一袋箭,手中的武器木柄很长,顶端装有铜制矛刃,橙黄放亮。身材不算魁梧,却显得精干英武,两只眼睛灵动有神,面临一场一触即发的恶战,事属猝然,并不慌乱,仿佛一切成竹在胸。

“轩辕、轩辕,快救救我们!”

被抢掠的女子纷纷哭叫。她们被野蛮部族捆绑,像一群可怜的羔羊,缩瑟在包围圈中央。一箭之遥,轩辕看得清楚,她们身上的麻布护胸和围腰,大都被撕破,许多人片麻无存,可见她们中许多人遭到凌辱,其中也有他心爱的妃子嫫祖啊!凌辱她们,也就是凌辱有熊国,凌辱他这个有熊国的首领。

女子们纷纷呼救,激起士卒们兄弟姐妹夫妻的亲情,一个个手举戈矛高呼:

“冲呀,杀呀!”

“杀死这些野蛮禽兽!”

轩辕极度愤怒,手在抖动,只要他戈矛挥动,士卒们便会像小老虎一样冲入敌阵。但他尽力按捺自己,示之以威,晓之以理,如果他们把人交出来,也就算了。杀人一千,已伤数百,还是尽量不动戈矛为好。

“谁是你们首领,站出来说话!”

一个彪形大汉走出阵来,手持一柄长把石斧,没有披挂,显出一种原始的蛮武。奇怪,竟有一个小姑娘跟在他身旁,身背一张弓,手提一柄石刀,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比起首领的蛮武,甚至有点丑陋的外貌来,她有一种故意撩拨人的野性美。